



歐陽修尺牘

顧軾庭署

上海文明
書局藏版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四版



分售處

以上十種合購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 | | | | | |
|--------|----|----|-------|----|------|
| 韓昌黎尺牘 | 一册 | 一角 | 黃山谷尺牘 | 二册 | 二角五分 |
| 柳柳州尺牘 | 一册 | 一角 | 呂東萊尺牘 | 二册 | 二角五分 |
| 歐陽修尺牘 | 一册 | 一角 | 王臨川尺牘 | 一册 | 一角五分 |
| 蘇老泉尺牘 | 二册 | 二角 | 曾南豐尺牘 | 一册 | 一角五分 |
| 司馬溫公尺牘 | 二册 | 二角 | 蘇東坡尺牘 | 二册 | 二角五分 |

編輯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中華書局

蘇州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本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歐陽修尺牘目錄

上范司諫書

與張栻秀才第一書

與張栻秀才第二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與高司諫書

與謝景山書

與刁景純學士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答宋咸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答李詡書

與荆南樂秀才書

答吳充秀才書

上杜中丞書

與曾鞏論氏族書

歐陽修尺牘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

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陽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判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文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二三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維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張棐秀才第一書

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為執。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為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游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

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為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閭謁者。以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耶。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耶。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耶。今市之門。旦而啟。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賣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無資攘臂以游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游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又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為謝。

與張樂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猶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殺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

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言高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周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

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已。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頗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耶。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耶。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

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畧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能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畧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諱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

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為棋。稅革為翰。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毋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食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比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

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書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罔言高論流鏗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待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沒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

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為甚。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臯夔益稷之徒者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邠虎申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眾。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感者。莫感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况得身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為。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圍執鞭朴。猶為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耶。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

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似有可以藉而為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不為無恩矣。某不肖。莫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耆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莫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耶。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為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

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入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受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誣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諫司。乃耳目之官。